

視窗之外

“Think Out of the Box”



圖1-1 紐約電話亭上寵物認養活動的廣告，奇妙處在文字的引申意義，2003年攝



二〇〇四年的夏天，美國第三大城芝加哥出現了新地標——「千禧公園（Millennium Park）」，這個地點往西邊看去是芝城壯觀的高樓大廈，向南隔一條街緊臨芝加哥美術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東邊則是密西根湖（Lake Michigan），此處原本是火車交匯的複雜鐵道，市政府從1998年開始籌劃、整地、建設（CMP, 2005），而今變成一塊聚集人氣、令人大開眼界的景點。千禧公園內有以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聞名的建築師 Frank Gehry 設計之露天音樂廳（Jay Pritzker Pavilion），在以直線、規則造形為主的典型大都會中，增添了不規則的、合金材質的建築風貌，遊客在此看到了第一個驚喜。音樂廳的西側有件不鏽鋼作品，造形像是一顆放大百萬倍的黃豆，其閃亮、渾厚、內斂又含蓄的外表與音樂廳的不規則形體遙遙相對，這件由 Anish Kapoor 製作名為「雲門（Cloud Gate）」的雕塑，帶給遊客第二個驚喜：整件作品呈現凸透鏡的效果，站在任何角度看它，芝城的城市風貌皆映在作品上，有一覽全城的氣勢，創作者野心之大令人佩服。公園內還有一件 Jaume Plensa 的「王冠噴泉（Crown Fountain）」，兩座約三層樓高的玻璃塔相隔二十公尺，相對的兩面玻璃牆全天各自放映著動態影像，噴泉則從塔頂而降，在畫面轉換之際有水柱會從兩塔一層樓處

▲圖1-2 芝加哥千禧公園之「雲門」與「露天音樂廳」，2004年攝

▼圖1-3 芝加哥千禧公園之「王冠噴泉」，2004年攝



橫向噴出，此噴泉下的水池只有一英寸深，觀眾可走進池中彷彿身懷輕功點水而行。玻璃牆上的影像內容時而是不同種族的人們、時而是世界著名景觀…，遊客身在此地卻可看到各個種族與各地的知名地標，有如坐擁世界，是另一個驚喜。好一個千禧公園，蘊藏這麼多驚喜！在這裡，透過科技、媒材與影像、觀念的結合，人們的視覺經驗是那樣的「當代」！

我們所處的視覺環境是否由於新世紀而改變？有形的改變應該很明顯，至少許多城市都在新世紀之初，立了新座標，芝加哥的千禧公園是一例，台北的101大樓（2003年開幕，李祖原設計）、美國密爾瓦基美術館（Milwaukee Art Museum）於2001年開幕的新館（Quadracci Pavilion, Santiago Calatrava設計，MMA, 2005）也呼應了這個潮流。2005年二月在美國紐約中央公園展出的「門（The Gates）」，則是「短暫的」視覺新座標：這件為期兩週的裝置/地景藝術展覽，是Christo與Jeanne Claude（2005）在1979年便規劃好的舊構想。經過了26年漫長的等待，藝術家終於得到許可，自費二千一百萬美金製作7,500個16呎高的橘色門框，並使用超過一百萬平方公尺的鮮橘色厚布作為門帘，架設在中央公園的行道上，綿延23英哩，吸引了各國遊客前來觀賞，刺激了自九一一事件以來低迷的觀光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業。姑且不論這些新座標的藝術水準和美感，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經濟、政治、科技、社會…等因素的影響下，人們對藝術與文化的認知正在變化。

改變的好壞評價因人而異，但改變是一個事實。在許多著名的美術館中，除了早期藝術家的特展仍屬於平面繪畫之外，近幾年策劃的展覽或是大型的雙年展（如：台北、威尼斯、惠特尼…等等）幾乎都已脫離「繪畫」的範疇，當代的創作者的思維也不以「畫」出來或「做」出來為目標，而是追求一種針對特定議題的「表現」（Riemschneider & Grosenick, 1999）。藝術創作的現象如此，我們生活周遭的視覺環境也有明顯的變化。

生長在科技文明發達的現代人，不論年齡與族群都相當倚賴螢幕上所傳遞出來的訊息與影像，從電腦、電視以及其他電子媒體傳送出來的內容，已成為人們建立價值、品味、甚至文化認同的依據；而由這些媒介所衍生的影像與輿論，也呈現在我們生活圈的景象，譬如：各地的招牌、選舉或宣傳旗幟、檳榔攤，時下年輕人的流行語、在乎的名牌服飾與彩妝，明星八卦，到處瘋狂的簽名會…。我從2001年回台任教以來，就深刻地感受自己與學生在視覺認知上嚴重「脫節」的壓力：與學生們坐遊覽車出遊，他們一路歡唱卡拉OK，有人則拼命「K」漫畫書，我既不會唱現在的流行

◀ 圖1-4 密爾瓦基美術館之新館外觀，2004年攝

▲ 圖1-5 密爾瓦基美術館之新館內部，2004年攝



歌，也看不懂那些對話簡略或是沒有語法的漫畫書，他們玩得津津有味，我卻不得其門而入。我試著要大學生「教」我怎麼看懂現在的流行卡通，但我的基礎和悟性都不屬於他們那個世代，得到的收穫並不豐盛，這就是當前的視覺文化——每一個世代或不同層面的人們雖然都活在「當下」，但是他們所看到的世界是那麼的不同！此為這本書名〈另類視界觀〉的由來。

我認為藝術教育是一種每個人各自行進在不同軌道上，卻偶爾與他人碰撞的關係，教與學的角色是參與者輪流扮演，我們尊重每個人既有的藝術內涵，藉由分享、溝通與合作等活動，激發出每個人對藝術的新認識。目前台灣的基礎教育強調知識統整的特色，是一個可行卻很辛苦的教育政策，聽到許多「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教師抱怨連連，我似乎有義務將幾年來以「視覺文化」概念融入藝術與設計教學近似於「藝術與人文」統整教學的經驗，發表出來。我寫作的案例與對象大多是大學生與成人，一方面是工作之便，另一方面是自我期許——鮮有探討視覺文化的書是針對非科班的、一般的成人而寫的。記得有一回演講過後，一位退休教師對我說：「沒想到藝術教學可以這麼活潑，真希望再回學校與學生玩一玩！」這句話是莫大的鼓舞，可算是本書間接的催生者。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觀念篇，名為「視覺・圖像・文化」，主要介紹視覺文化的概念以及教學應用的案例，另有一文討論數位化的學習評量，反映當代需求。第二部分是校園篇，名為「視覺・校園・學習」，主要記錄我個人的參訪與教學經驗，提供一些可行的視覺文化教學活動。第三部分是應用篇，名為「視覺・藝術・生活」，主要報導藝術與人文統整案例，以及非台灣校園體制下的美術教育。本文以「視窗之外」命題有三層的暗示：一是我們必須存有「另類」的眼光，才能看到框架以外的世界；二是當今人們迷戀在各種螢光幕的視窗之中，唯有轉移目光才能看到藝術與人文真實的一面；三是呼應〈另類視界觀〉的書名，若能跳出既有的成規、法則與觀點，我們的視界會大不同。

這本書的催生者是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感謝吳祖勝館長與藝術生活叢書評審委員們的賞識，以及研究推廣組蕭炳欽主任與王鳳翎、陳怡蓉兩位小姐的熱心協助，葉貽琛小姐高效率的排版。本書的許多案例與圖片皆來自我在美國與台灣任教時學生們的課堂表現，是一群可愛的幕後功臣。最後，要感謝美國北伊利諾大學D. Boughton與K. Freedman兩位教授同意我刊登我們合著的文章，還有我的家人與朋友充當讀者、校對者、批評者與鼓勵者的辛勞。本書希望提供讀者一些視覺經驗上的新觀點，進一步發現「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文化與理解」的意義與實踐之道。筆者的學術歷練尚淺，許多疏漏之處仍祈各方先進前輩不吝教正。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 圖1-6 美國紐約中央公園的「The Gates」
遠景，2005年 Ling Wang 攝
◀ 圖1-7 美國紐約中央公園的「The Gates」
近景，2005年 Ling Wang 攝

An abstract artwork featuring a complex, layered composition.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with various shades of grey, black, and brown. Overlaid on this are numerous circular and oval shapes, some of which are filled with a lighter, brownish-gold color. These shap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composition,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semi-transparent rectangular box containing the text of the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Above the text, there is a stylized logo consisting of a blue triangle with a white circular element inside it.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